心在南方

再見凡那比

南方壺

不知為什麼，對於凡那比 (Fanapi)，總讓我聯想到阿凡達 (Avatar)，似乎都有些外星的味道。

9 月 19 日星期天，凡那比颱風重創高雄縣市和屏東。雖然事先氣象局一再提醒，總統及行政院也嚴陣以待，但民眾可能並未太在意。因今年之前的幾個颱風，不管事先如何預測，最後都是淡掃蛾眉朝至尊，揮揮衣袖便走了。由於各級學校都開學了，有人盼這個颱風要夠大，使星期一（9 月 20 日）放假。而因星期三（9 月 22 日）中秋節國定假日，夾在中間的星期二（9 月 21 日），來個彈性放假，那就連放 5 天，真爽。當然講的人只是說笑，誰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。

颱風預計登陸前兩天，9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，果真下了場驟雨，營造出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。看來這個凡那比，似乎不可小覷。平常我都走路來回家裡跟學校，擔心隔日星期六早上下雨，當天特地開車回家。結果星期六風和日麗，傍晚我遂選擇走路回家。到家後，內人說你不怕明天下雨？我說那就賭了。偶而不妨小賭一下。

星期天早上飄些雨，由於車留在學校，我只好安步當車，不過是 3.9 公里。一路風很大，根本沒辦法撐傘，只好

將傘收起。從工學院旁小路進入校園，頓時空曠起來，風強的似要將人吹起，看來我應沒有超重。才剛進研究室，雨便開始變大。嗯，真是幸運，出門時機不錯，沒淋到什麼雨。其後大雨便下個不停。電子報說，颱風下午便出海，至於星期一會不會放假，就看雨量夠不夠大。

至此，雖面臨強颱，但勇敢的台灣人，多半顯得談笑用兵。人們對食用後，罹患狂牛症比例很低的美國牛很在意，但對造成重大損害機率不低的颱風，最大的聯想，似乎就是放假。

下午兩點，內人自家裡來電，我們住的社區停電，這可不尋常。其後社區廣播，請住戶將停地下室的車開上來。這種緊張，是我們住在那兒 12 年 9 個月以來的第一次。約 3 點鐘，電短暫恢復，內人升起車庫電捲門，將車開到家門口。我們社區共約八百戶，除兩棟全是套房的高樓外，其餘是一排一排，相連的所謂透天厝。我們這排有 10 戶，人車分道。車子從共用車道進入地下室，然後轉入自己的車庫，再走樓梯進入一樓室內。車庫除了停車也兼儲藏室，有包含鞋櫃等幾個櫃子，還有女兒國中與小學時的高低兩輛腳踏車，及她小時候的棒球手套等古董。更古的還有置於椅子上，那箱三十年前我在美國修課的筆記。

雖有附近典寶溪溢堤的警訊，不過內人起初並未太在意，認為將車開上，只是以防萬一。但她要我將停學校理學院地下停車場的車開上來。她說不定以為比起來，高雄大學較我們社區更可能淹水。我雖覺應沒必要，仍然照做，大事

要聽太太的。理學院南側兩部電梯因進水當掉了，北側那部則仍正常。地下室如往常般，一遇大雨，便有些積水，對車子則無大礙。車子開上後，雖儘量停得近些，但從下車至衝進建築物內，那一小段便淋了不少雨。雨勢之大可以想見。

下午 4 點，沈著的我，想再不回家說不定太遲了。沿路只見校園內倒了不少樹。十年樹木，這些樹雖逐漸茁壯，畢竟仍抗拒不了如此強颱。出了校門，穿梭在沿著學校那條大學南路橫躺的樹陣中，經常因過不去，得開到對方車道。雨勢又急又強，使雨刷幾乎沒有功能。大學南路上，沒看到任何車輛。過了大學西路，積水愈深，遠望必須轉上的台 17 公路，也不見有車駛過，顯然無法通行。那表示繼去年八八水災後，我又得在研究室過夜了。決定回家太晚，判斷有誤。

折返研究室，先跟內人報告。然後將手機充電，找出小手電筒，再煮個泡麵吃，之後應將有段時間無熱食，乾糧倒是不少。這下子星期一真要停課了。5 點多，如預料果然停電。不久手機響起，內人說我們家地下室進水了。原來下午雖停電，但她仍可看看書，享受風雨中的寧靜。等天黑後，由於什麼事也不能做，遂至各層樓看看狀況。雖有滲進一些水，情況似乎還好，畢竟雨量如此大。等打開通往地下室的門一看，不得了，幾個階梯已在水中。楞住片刻，內人接受我們家真的進水之事實。我們一直以為此社區，地勢較高且排水良好，是不可能會進水的。她趕緊將沿著樓梯放的幾雙鞋拿進一樓，這是僅有搶救的物品。地下室其他的東西，當然不管了。之後，內人每隔一段時間，便下樓檢視，憑藉著

一個七月間去大陸，最後一天在遊覽車上向導遊購買，一小小的太陽能手電筒。當時買了一盒共 5 個，回來後我拿 1 個給內人，她不以為意，沒想到兩個多月後，在不知放那裡之前，派上用場。

內人一直擔心水會進一樓，跑上跑下。這段期間，停外面的車自然進水了，且警報器開始叫。內人的車連鳴兩小時，比其他車都久，最後長鳴一聲，倏然而止。有如在訴說無限的不捨，苦等救援不至，不得不與主人告別了。以前我們家只有一部車，10 年前的 8 月，因我離開中山來高大，內人另購新車，自此每日獨自開車到中山。買後近一年，便歷經 711 水災，在市區車子進水，回不了家。那是潭美颱風，為高雄帶來罕見的豪雨，造成嚴重積水。花了十幾萬，修復後有如新車。這次泡水的高度，是上次兩倍。想到陪伴她十年的愛車，在老當益壯之年，再受一次摧殘，內人也是心有戚戚然。

無可奈何的內人，只能不斷地禱告。幸運的是，我們這排房子是墊高的，一樓距路面 6 個階梯，約有 1 米 2 高，水至差兩階梯便未再上升。更幸運的是，因我回不了家，使一部車安然無恙，而不至於後來無車可開。至夜間 1 點鐘，內人在忐忑不安中上床。

留在研究室的我，倒真的是沒什麼要做的。雖從窗戶進了不少水，且天花板掉下一塊，但東西移一移，也就安全無虞。隔天 9 月 20 日星期一上午 6 時許，我想看能否回家。搭電梯下樓，才啟動不久，轟隆一聲停住了。怎麼按都不動，

緊急鈴也不管用。扳了一下，門開了一些，卻不像可以出去。抬頭張望，是封閉的。平常看電影，似乎都有辦法爬出電梯，實際顯然並非如此。打 L.P.手機，想請她替我跟警衛求救，但沒有回應。打給 C.H.及 K.H.夫婦都無法接通，可能因在電梯內，通訊不良。糟糕，好像不太妙。本來電梯往下並不用刷卡，且若上樓，刷卡後要按樓層才會啟動，但 10 分鐘後，我拿出卡片一刷，居然動了。趕緊按下一層樓，門一開立即出來，走樓梯下去。

過了大學西路後，仍是積水不少，不像過得去。之後，每隔一兩小時，我便嘗試回家，都無法如願。在東試西試，尋找通路時，倒是見到不少人把握機會在捕魚。因魚塭滿溢，而享受自由沒多久的魚，至此只能四處逃竄。那幅三三兩兩，有些還扶老攜幼，捕魚樂的情景，讓我忍不住拿出相機拍幾張，然後折返學校。

當看到郭教授跟妻子 T.T.，帶著小孩來校，我請他們載我出去，然後在積水區前將我放下，我再涉水回家。走一走看到水有些急，心想連這裡都這樣，前面須經的典寶橋附近，地勢那麼低，水必然更深，還是不可冒險躁進。於是走回研究室。

中午女兒來電，她人在美國，也已知災情慘重。真希望她也在高雄，與我們一起見識這場大水。留守學校的 F.Y.，及從家裡來的 L.P.，都送來豐盛且美味食物，多到足供我可再兩三天不回家，令人感動。也在中午左右，內人學生 W.P.來電，他們原訂於當晚為內人慶生，她問我還能舉行嗎？我

告訴她內人尚出不來，晚一點再看。兩點半，再一次往家裡出發，仍是行不得也，只好去電 W.P.，取消晚上的餐敘。

大約下午 3 點，理學院電來了，電子郵件也通了，可隨時獲得資訊，並與外界聯繫，立即有如恢復耳聰目明。也收到學校教務處所寄“由於凡那比颱風對本校造成部份損失，因此 9 月 21 日停課一天，並請自行擇日補課，9 月 23 日開始正常上課。…”的通知。幾天前有些人期望的 9 月 21 日彈性放假，意外地達成。不可能的事果真常會發生。

家裡仍是停電停話，內人手機沒電後，也就難以聯繫她。而且只要屋頂上水塔的水用完，便將停水。又因備用水塔及馬達在地下室，就算電來了，也要更換馬達及清洗水塔，才能抽水。F.Y.告訴我，可繞道回我們社區。但天色已黑，且四處仍有不少地方積水，不敢冒然開車。我求助於在地的 T.T.，她又找了更在地的媽媽帶路。將近 6 點半，當駛進這次淹大水的梓官鄉之商區，滿目瘡痍的景象，一堆堆清出泡水後的物品，令人驚心。終於回到兩天不見的社區，將內人載到高大，讓她收發電子郵件，重返文明。晚上 9 時，獲知台 17 已能通行，可順利回家了。

隔天，9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，再度收到教務處通知，因本校工學院及綜合大樓，地下室全遭大水滅頂，為考量師生安全，本週四、五（9 月 23、24 日）持續停課，再另擇日補課。這下變成連放 9 天，只是大家已笑不出來了。那是位於西側，學校最早蓋的兩棟大樓。來高大的頭兩年，便在綜合大樓度過，之後才搬來理學院。地下室除停車場外，尚有

辦公室、實驗室及各種設備。硬體外，那些教授的研究心血，其損失才難以衡量，真令人唏噓。

星期二傍晚，在颱風走後兩天，社區地下室水抽完，效率不錯。數一數，我們那排住戶，共有 5 部車，因不及開出地下室，慘遭滅頂。

次日星期三是中秋節，清晨獲知電來了。前一晚約了學生 C.H.，請他上午 9 點來幫忙，結果他 8 點便來了，平常他差不多中午後才開始活動。已是助理教授的昔日學生 N.C.，稍後也自行跑來，再加上固定每星期三來我們家打掃的蔡小姐，人多好辦事。丟了一堆又一堆的東西。女兒的兩輛腳踏車，及她幼時的直排輪鞋，雖不知尚能用否，皆被我留下，當個紀念也好。至於女兒的棒球手套、球棒、籃球，還有我那箱筆記，及一個木櫃等，早不知漂流到何處。不禁想到，對現存古蹟是該尊重，因在不斷的天災人禍下，能留傳那麼久，實在不容易。到了中午，大致就緒，馬達換新後也開始供水。生活能恢復正常了。下午跟內人去選購新車，幾天後便可取車。

晚上舒服地睡一覺，星期四（9 月 23 日）才早上 6 點，一車一車的阿兵哥，已來社區幫忙運送垃圾，直至晚上 6 時後才大功告成。真謝謝這些己飢己溺的國軍。而當天下午，車行也將內人鞠躬盡瘁的車拖走，我們得到 1 萬 5 千元，不無小補。

很多朋友都來電或來信，關切之情，令人感激。凡那比

已遠離，想想我們家其實還好，似乎就像打個針，撐一下便過去，沒什麼大不了。倒是希望高大早日康復。 (99.9.25)